

笑声漾在碧波里

胡娟

山路蜿蜒盘旋，在山顶大坝口戛然而止，终于在长沙县江背镇见到了“云上乌川”。

乌川的水，绿得发蓝，宛如一块晶莹剔透的蓝宝石，镶嵌在这崇山峻岭间。那些延伸至各个山坳里的水湾，如同巨大的八爪鱼触角，有力而又绵长，神秘而又令人向往。桃花明艳，寂寞地藏在这个山头，又调皮地躲在这个山间。雨未至，水落沙屿出，乌川湖大方地袒露出那黄色土岸，俨然深沉而慈祥的老者，目光深邃，历经沧桑，就这样静静地伫立在山间，无惧风霜，无惧炎凉。一条条潺潺流动的小溪，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，宛如道纱巾轻蒙住大地的眼睛，悄悄地，归于古朴、归于平凡、归于宁静。

山苍苍，水漾漾，忽而让我想起了故乡的那座水库。如果说乌川湖是一位沉稳睿智的老者，那座水库便是一个明媚灵动的少女。它的湖面比乌川湖略显开阔，如同少女那圆润清秀的脸庞，在云影间徜徉。春风微醺，它却是如此安静，静得连风都吹不皱那光洁的脸庞，荡不起丝丝涟漪。那山，也独具神韵，随意地栖居在这些皎洁明亮的水镜上，或大、或小、或多、或少，不乱、不杂，如众星捧月般前呼后拥，又如沧海遗珠般随意散落。山光渺渺、林影澄澄，每一座岛都是小小山峰，杜鹃烂漫，草木繁盛。年少时，我们常穿梭在水库边的小山头寻找那一簇簇山茶，一丛丛映山红，玩笑间，笑声漾在了碧波里。



春天的岳麓山流动着浓浓淡淡的绿意，攀爬于山中，只觉身心都被这绿意涤荡着。而这绿意之中，亦有五色缤纷，那是山中的花儿开放了。

映山红、关山樱、山矾、蔷薇、紫藤、鸢尾……四月美如童话，一路繁花相送。而这花儿中最为美丽的，当然是花王牡丹了。是的，岳麓山上也有牡丹，而且是牡丹园。

爬上岳麓山，穿过碧青茶园，再穿花拂柳地走一段路，便来到了万景园。万景园有铁门但没上锁，是对外开放的。其中有牡丹培植基地，种着各色牡丹花。一迈入园中，人便瞬间被这锦缎似的牡丹照亮了眼，顿时便失言，目光牢牢地粘在牡丹之上，再也挪不开步。

岳麓山上赏牡丹

张觅

牡丹号称“国色天香”“花开富贵”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每一朵花儿都开得丰腴饱满，重重叠叠的花瓣，将鲜妍与芬芳片片舒展开来。单看一片花瓣，都莹润生光，如同明珠宝玉。花蕊也是

密密簇簇，根根顶着鹅黄花药，托着玲珑花房，而牡丹叶却小巧低调，色作新绿，将牡丹花衬托得更加风华绝代。有开得正好的，花朵有云母光泽，如含满露珠，不愧李白“露华浓”之赞；有已经开败了的，花瓣纷纷，落了一地，却枝枝挺立，不显颓废。

单独一株牡丹已美得遗世而独立，何况如此一片牡丹？第一次在万景园看到牡丹花的一瞬间，我心中浮现了许多关于牡丹的诗词，“疑是洛川神女作，千娇万态破朝霞。”“若教解语应倾国，任是无情亦动人。”“竞夸天下双艳，独立人间第一香。”关于牡丹的美好想象，与眼前之景登时完美重合，合二为一。

万景园的牡丹品种多样。有浑然一体的纯色，如纯白的“凤丹”，紫红的“魏紫”，还有明媚活泼如落满阳光的“姚黄”，也有美妙的渐变色，花瓣是由浓变淡的胭脂色，如同云霞一般绚烂，应该就是“赵粉”。我记得昔日初学国画之时，画的就是“赵粉”，而亲眼见到它，果然如同造物者笔画出一般。还有些不知道品种的牡丹花，有纯然的中国红、有淡粉色花瓣上点染绛红、还有雪色花瓣上印染青绿的，都犹如瑶池仙品，芳姿珍重。

万景园中还有月季培植基地，也种植着各色月季，尤其美貌的是深紫色的重瓣月季，平日里难得一见。但是牡丹在此，竟夺去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，我都舍不得多分点神来看月季，牡丹实在太美了，任何花儿在牡丹面前都不免失了颜色。唐代诗人徐凝不是说吗，“虚生芍药徒劳妒，羞煞玫瑰不敢开。”

前几年，我们来万景园看牡丹，当时人还不多。我们也是无意中邂逅了这一美景。谁知春日的深山之中，竟有如此倾国倾城的花儿？而今年来看花儿时，闻名而来的游客颇多，但园中依然安宁。大家低声赞叹着、欣赏着，悄悄地拍着照，唯恐惊扰了牡丹花。

在长沙待了这么多年，我对岳麓山的感情越来越深，岳麓山总是予人以惊喜。比如说，这四月里万景园中盛开的牡丹花。



王思宁画牡丹

大美长沙

一大张洁白的画布，铺展、铺展。布上了无一物，白茫茫一片真干净。

倏忽，布上出现了一条弯弯的曲线。紧接着，又一条，与刚才那条相交。交点处，有了个尖尖的角，像极了小鸟的喙。果真，小鸟的圆脑袋勾勒了出来，进而有了身子。慢慢地，从鸟到景，画布渐次丰满起来。

这是一种意境，想象中的背景。清晨，我就在这样的境遇里醒来。

一只小鸟低声啾鸣，那么清新、那么稚嫩，带着初生生命的天真，用小嗓子试探着寂静的黎明。

大概是鸟妈妈想要叮嘱几句，另一只鸟儿的声音掺杂了进来。

好几只鸟儿闹腾开了，声音清脆，但音阶把握得很有分寸。它们似乎讨论着早餐吃什么，或者按“一日之计在于晨”的思维在商量着当日的行动。热闹而和谐，给人慵懒舒适愉悦的配音。

“布——谷——谷”，忽地，不远的高处传来熟悉的声音，节奏舒缓，声音嘹亮，但不至于嘈杂高亢。三个音节的叫声，从低处起音，往高处摹去，最后一个音节又回落下来，让人想起纤细的草，往高处生长，再向低处垂落。但这声音，不是垂落，是回落，带着惯性的抛物线的流畅，回到稍低的维度。

布谷鸟一亮歌喉，明显高于近处的小鸟啁啾。根据声音判定，不管是平面，还是立面，它所在的位置都相当于乡村里绑在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。它一开腔，注定是这个声音世界的主角。它要以淳厚的丹田之力，供送源源不断的声音能源，雄浑、刚劲，而不失柔和，“布——谷——谷”。

它的声带该是圆润的。如果把它的声音比拟为一条曲线，从纸上画过的一笔，那笔端留下的，是一条粗大的下划线。线条有一定宽度，而其边边角角没有分叉或缝隙，那是一个完整的整体。布谷鸟的声音，怎么听都不能用清脆来形容，那是独属于布谷的声音，带着既定的特质。一声又一声，在微明的天光里，不紧不慢地鸣叫，周而复始，循环往复，每一声都倾注着它最原始动人的心魄，唤起人无限的幽思，淡淡的，在心头升起。

一幅画面在脑海中徐徐展开——被春水浸泡过，被犁铧划拉过，被耘耙匀平后的农田里，泥土松软，表面覆盖着一层清凌凌的水，映照着蓝天白云。未完全匀整处，星星点点的泥疙瘩冒出水面，给小虫和飞鸟留出一小片栖息地。父亲健壮，用撮箕挑着一担碧绿的秧苗，来到田塍边，卸下担子。他抓起束成一把把的秧苗抛入田中，很多落在母亲身后。泥黄的水田里，顿时有了簇簇绿意。母亲低头弯腰，默默地捡起一把身旁的秧苗，解开捆束的草绳，用拇指和食指将散开在手中的秧苗

匀出三四根顶在指尖。右手接过，将根部随手指插进田中。烂泥软和，充满弹性，秧苗插进去，烂泥闭合，很快将秧苗团团围住。一株又一株的秧苗立于田间，一行又一行地随着母亲脚步的后退往前延伸……

布谷鸟儿适时地在山头和路边的高树上鸣叫着，这儿一只，那儿一只。远远近近地，“布——谷——谷”“布——谷——”，有时唤三声，也有的只唤两声，要看布谷鸟的心情。

不管是弯腰插田的还是挑担送秧的农人，还是跟随大人出来玩耍的孩童，都会安静一会儿，静静地聆听布谷鸟悦耳的叫声，继而会心一笑，这鸟儿呀，或者干脆学它几声“布——谷——谷——”。

“手把青秧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六根清净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”。如果要把这首偈语诗描绘成一幅画，进而制成动漫，那除了布谷鸟的鸣叫，还会有什么更好的配音呢？

就在小区高处布谷鸟啼唤的当儿，窗前的鸟儿们静默了，似乎要腾出广阔的天地，让布谷鸟将独唱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偶有一只雏鸟儿，不时地叽叽几声，让人想起乡下放电影时在大幕前乱跑的孩童。布谷鸟就有这种独霸一方的气势，可以独当一面地将它地盘上的人们声声唤醒，并且每只鸟各拥一方领地，不容他人染指，不然，布谷鸟开腔时，为什么从来都不是两只或三只甚至更多数量的同类聚在一起吵嚷呢？

疑惑间，另一只布谷鸟的声音隐约传来。相对于这只布谷鸟的响亮，那只鸟儿的声音有如远山淡影。两只布谷鸟你一言我一语地交流着，这只起音道“布——谷——谷”，那只马上回应“布——谷——谷”，你一声，我一语，有应有答，一远一近，对歌唱和。或许这只是老师，在教那只“人之初”，抑或“弟子规”，还是示爱求偶呢？它们两个有板有眼，没完没了，似是郎有情妾有意，谁也不肯先行离去，教的诚恳，学的认真，或者说问的答的都且行君子之礼。它们既是各自领域的主角，又是另一个场域的配角，主次分明，画面清晰又朦胧，生动有趣。

布谷鸟声声呼唤，小区花坛的杜鹃枝叶繁茂起来，一个个杜鹃花苞蹭出了脑袋，一朵朵花瓣笑意盈盈地舒展开来。我仿佛看到了家乡的山坡上，一树树杜鹃花迎风绽放，红的似火、白的似雪，我和小伙伴们在山岭间穿梭、奔跑、挑选着，采摘着那一枝枝叫映山红的杜鹃。

雨滴嗒嗒，一直在下。

如果姓夏，肯定取名叫夏雨天；如果我姓谷，最中意的名字自然就是谷雨了。这个名字多好，让人看到丰收的希望，也能感觉润滑的滋养。谷会迎接雨的到来，雨滴落在饱满的谷穗上，发出“滴答滴答”的声音，谷粒贪婪地吮吸着雨水，雨水轻柔地抚摸着谷穗，他们“执子之手与子偕老”，他们就像一对相亲相爱的夫妻，他们永远融合在一起。谷雨二字，你换个“稻雨”或者“米雨”试试？

谷雨是一年之中第六个节气，春雨绵绵，雨生百谷，这是他的来历。春雨和夏雨，细雨和暴雨，哪里比得上谷雨？谷和雨结缘，既有红尘之中的烟火气，也透着一种优雅的诗意。

过了谷雨就是立夏，谷雨是春天最后一个节气。草木已经从嫩绿变成了深绿，该开的花正开得璀璨，该谢的花也谢得从容。杜鹃和斑鸠在林间欢叫，伴随着鹧鸪和布谷鸟的呼唤，一帘细雨如幽梦袅袅而来，落在石楠雪白的繁花上，落在青青的桑葚上，落在打着雨伞拎着裙裾的少女的鞋子上，到处流淌着欣欣向荣的景象，到处弥漫着生机勃勃的气息。稻谷是大地孕育的诗篇，每一粒都书写着时光的馈赠；春雨是天空孕育的精灵，每一颗都唤醒着沉睡的万物。如果雨和雨结合起来，整个田野充满生机与活力，整个世界变得跳跃和丰腴。

春雨蒙蒙，层林尽绿，品着谷雨茶，吃着香椿煎蛋，作为一庸碌的俗人，我的心里亦充盈着谷穗一样的饱满，这是美好的希望在心里流淌。

山间那些拇指粗细的竹子旁边错落地长出了很多小笋，最先长出的是水竹笋，谷雨过后相继长出的是麻竹笋、灰竹笋、白竹笋、黑竹笋、苦竹笋。麻竹笋不能直接食用，必须焯水才行；苦竹笋长得最快，它味道很苦，我们一般对它置之不理。味道最好的是水竹笋，特别是那些长在黄土里面的水竹笋，在一场大雨过后，从泥巴里羞羞答答地冒出来。我们扯出来，剥开笋衣，里面的笋肉雪白娇嫩，洗净切断，码在碗里，上面加点肉泥，放进炉子小火慢蒸。当我们把蒸熟的这碗水竹笋端上来，那种又鲜又嫩的味道，令人口颊留香。

白居易在《食笋》这首诗中写道：“置之炊甑中，与饭同时熟……每日遂加餐，王娟

匀出三四根顶在指尖。右手接过，将根部随手指插进田中。烂泥软和，充满弹性，秧苗插进去，烂泥闭合，很快将秧苗团团围住。

一株又一株的秧苗立于田间，一行又一行地随着母亲脚步的后退往前延伸……

布谷鸟儿适时地在山头和路边的高树上鸣叫着，这儿一只，那儿一只。远远近近地，“布——谷——谷”“布——谷——”，有时唤三声，也有的只唤两声，要看布谷鸟的心情。

不管是弯腰插田的还是挑担送秧的农人，还是跟随大人出来玩耍的孩童，都会安静一会儿，静静地聆听布谷鸟悦耳的叫声，继而会心一笑，这鸟儿呀，或者干脆学它几声“布——谷——谷——”。

“手把青秧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六根清净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”。如果要把这首偈语诗描绘成一幅画，进而制成动漫，那除了布谷鸟的鸣叫，还会有什么更好的配音呢？

就在小区高处布谷鸟啼唤的当儿，窗前的鸟儿们静默了，似乎要腾出广阔的天地，让布谷鸟将独唱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偶有一只雏鸟儿，不时地叽叽几声，让人想起乡下放电影时在大幕前乱跑的孩童。布谷鸟就有这种独霸一方的气势，可以独当一面地将它地盘上的人们声声唤醒，并且每只鸟各拥一方领地，不容他人染指，不然，布谷鸟开腔时，为什么从来都不是两只或三只甚至更多数量的同类聚在一起吵嚷呢？

疑惑间，另一只布谷鸟的声音隐约传来。相对于这只布谷鸟的响亮，那只鸟儿的声音有如远山淡影。两只布谷鸟你一言我一语地交流着，这只起音道“布——谷——谷”，那只马上回应“布——谷——谷”，你一声，我一语，有应有答，一远一近，对歌唱和。或许这只是老师，在教那只“人之初”，抑或“弟子规”，还是示爱求偶呢？它们两个有板有眼，没完没了，似是郎有情妾有意，谁也不肯先行离去，教的诚恳，学的认真，或者说问的答的都且行君子之礼。它们既是各自领域的主角，又是另一个场域的配角，主次分明，画面清晰又朦胧，生动有趣。

匀出三四根顶在指尖。右手接过，将根部随手指插进田中。烂泥软和，充满弹性，秧苗插进去，烂泥闭合，很快将秧苗团团围住。

一株又一株的秧苗立于田间，一行又一行地随着母亲脚步的后退往前延伸……